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朱積早服參閱

羣玉樓集

疏

李默

論宜大總制胡侍郎疏大同叛軍

臣等竊聞　天子不敢一日廢大法、以自侵壞其尊、故有遏亂之章、有慢上之誅、誠不宜過爲姑息、以傷

大計、今大同不逞之徒、撫之不馴、誅之不克、假塞桀驁、豈復知有大法之可畏耶、夫以堂堂　天朝、而使一二悍卒、敢與之抗、此臣之所以日夜切齒者也、朝廷力非不能顯行大戮、悉取而虔劉之、徒念宗室生靈至重。萬一蹉跌、傷損非細。故不得已而爲前日之師、皆謂胡瓚等按諸卿士之忠、授以節鉞。必能夙夜祇奉　德意、使元惡就鑕、餘兇化順、以紓　陛下北顧之憂、然瓚才本疎庸、非其負荷、惟懷乘時徼利之心、罔識誓衆討賊之義、始桂勇斬獲郭鑑之時、此

旨祇手待 詔、不敢少動、則固天威有以震懾之也。

于此時果能单騎馳入鎮城拊循其衆則擐甲之徒 此亦須有機會謀事易身親救難也

可不勞餘力而解矣。瓚既不能出兵陽和邀迎首級、致令大同驁憤尋有郭巴子報復之亂、旋復挈兵貽示怯弱、使反側不悛、羈執桂勇以要 代王、而罪人終不可得者、皆瓚之罪也。夫首惡既未盡誅餘黨既未盡解、瓚何以歸報、何以班師、爾乃誘還 代王、引兵趣歸謬稱事已寧妥、而以逋賊屬朱振方且刊布題稿、傳送縉紳以干厚賞、其欺罔負國如此、 陛下

將焉用之前此本部嘗以用兵事宜請下廷議衆謀僉同調度頗定中外大快以爲　明天子終不欲廢法如此詎意竟爲瓚等所撓而體勘之命下矣臣切以爲逆軍反側不已終不可制情雖遠屬孰可逆覩就使四臣者奉　命唯謹訪衆深得其情然不過爲兩可之說以持禍福誰肯首發大難爲　陛下任討者且總兵朱振有必反之勢何也振本以繫臣倉卒爲亂軍所擁戴因而得僞印爲大將是五堡者皆其恩人也即振無謀通內叛之意然勢必不能制其次

命以收其獷戾之氣假令姑息之恩終不可恃估終之刑必不可免振于此時力旣不能庇之有如騎虎勢不得下欲不叛難矣以臣而慮今日之事誅亦反不誅亦反不如早爲之所毋使滋蔓難圖也今本兵進退視宰臣宰臣視　陛下而　陛下又不能早斷以遺之宰臣本兵承望風旨轉相遷延一旦禍生不測則　陛下獨蒙其患而諸臣者悉得以辭其罪此臣所以憂心疾首悅痒而不自知也昔李唐用師淮蔡憲宗力主其議卒光唐祚韓愈以不赦不疑豁天

子明美憲宗之能聽也。今之欲爲裴度者。何必無人顧　陛下明斷何如耳。然有以宗室生靈爲辭從旁梗議此又昧輕重之權慮事之失者也。今邊郡往往效尤　朝廷威令漸以不伸失此不制諸鎮接迹而

不當遣相率權大帥

畢竟故此甚可恨也

起不知　陛下何以待之臣恐憂延　宗社。非一朝所能弭也。今不慮大亂。而區區顧忌。何異火起簷楹主者惡其毀瓦裂墁。不忍奮臂。而倂付峻宇高堂于一燼哉。昔人潰疽解腕之喻。誠不欲以小忍僨大事也。況棄其所挾。示之不爭。而反有以全之者耶。臣願

陛下留神禍福之幾、深權輕重之筭、專意討賊、以昭
陛下明斷之德、體勘諸臣、即日罷遣、勿行、然後奉
天命、發明詔、宣布逆罪反覆、必不可赦之意、督責任
事之臣、期以旬月、斬賊還報、自罔上誤國、如胡贊者、
當先誅之、以示顯戒。臣知 陛下震怒之餘、當事諸
臣。將必奔走率職。不敢逡巡避罪、以誤 陛下。此國
家今日大計。無令坐失。自貽噬臍也。

書

上三宰相書 翊戴加秩

僕聞士遇而獲信于　天子其不遇而孝信于　天子謨弼之臣今　陛下明聖僕何患遇顧事有偏繫（公初爲族常時上宰相書說之下說公以不得留館中）執所難投慮非執事不足聞此敢緣所蒙念存斯義、唯執事聽之比者　陛下降發中之詔修朔載之功、執事首膺異數進秩諸侯可謂曠世售談矣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且奭不讓齊魯之封其功大也誠在優宜不爲過侈然而外內譁然不浹衆懷其說有二、小人曰相公沐冗食正典禮義不假于君親而乃自利其爵爲君子曰相公畢命之臣無利之心雖然三

子並拜而官掖乘五王並封而武士横相公不竪功名自此去矣夫小人之言愬也君子之言愛也愬者懷固其私愛者要成敗以爲說也夫是命也執事謂盡出 上旨哉卽不過左右憑藉以階寵耳意其伺上厲精倚毘遺耇難以得志獨計所嚴憚者二三宰輔與臺諫數輩耳乃者適覯茲隙遂託焉以逞以爲是足以羈縻之矣觀其敘列吾黨不及三四而此輩已居八九則其情狀先已敗露矣 先帝時左右譖寵奸賞動及圭組濫爵一開使八柄遂入二五之手

于命之禍幾至土崩雖其孽孽不可比類然究觀今日之勢欲至此無難也昔寧彬輩陷 先帝降號淫遊慮朝議不從乃大賞勳舊而下而柀之餌雖諫疏屢猋而依違者衆竟使 先帝不終正位至今切齒所不忍言此執事所睹記也詩云殷鑒不遠奈何弗慎曩者執事釐復舊政所裁武員刑餘軍役不下二三萬項又用諫官言沙汰僧道洶洶未定京師之人大半此類積怨懷訕已非旦夕項見執事膺此懋典正當出身當遂羣起側目謬生誹議夫一人之身而當衆怒之衝

之此何可避

竊爲執事不取也、昨者稱號之典、執事據禮執議、反覆十數、雖曲加遷就、猶非宮闈之意、萬一 上春秋長盛、猝有媒孽其事、引據 祖訓、搆會天之言、執事何以自固、今 陛下仁聖、僕誠周防失義、然執事一祗命之後、此輩罔有希冀、執事能復忤之乎、僕慮正色難矣、即有否也。其搆忿殆不可測、僕念 君相未交讙、亂方自此耳、爲執事計、不若守奉 祖訓、堅自遜避、决去就之圖、諸所蒙恩、亦宜正言裁罷、庶幾人人知我謀國之心、雖其身奕世之業、猶將棄之。上

足以結主心。下以謝市里之謗。而中以破憸壬之妒。使之屏氣攝息。不敢恣肆。然後天下之事可爲也。邇來執事累疏抗陳。冲心光大。然時未獲命。物議未孚。以謂姑徐徐取之云爾。且有病執事包羞之語者。誠執事所宜亟圖。萬一持久間有絓誤。妄少指斥。戲損大矣。執事勲藏盟府。福澤在黔黎。子孫自宜世食其報。奈何獲此而後爲貽謀耶。僕日夜詭量。敢以介推之事。妄意規切。所恃執事休容。無以下體。黙再拜

與郡丞謝石浦節推徐玄江論地方事宜　流賊

數年以來兵政廢弛姦宄肆志黙自齟齬迄今未聞
流賊如近年之甚者向嘗屢言于當路不蒙見省是
以有今日流劫數百里之慘聞郡中亦曾遣官領兵
追捕即仗威靈勢或潰散但主簿近已遷官巡檢素
稱怯懦況兵皆市兒非如貴處民兵素閑技勇令一
文皇帝詔令〇煌
旦驅之破賊恐無倖理伏惟明公深惟滅賊之計無
建昌州賊竊發即須撲滅日元水之禍可鑒也
徒苟安目前幸甚幸甚又天時積旱四境秧苗半巳
就槁山谷中穀價翔湧其間富家往往深藏却糴以
邀厚利農民既無力糴買稱貸又不可得用此羣竊

于默皇皇戢道其意固謂默能達之于官府也大抵今日之事賊勢漸張饑歎為患倘蒙矜念地方討捕之外首乞防饑欲望舉前所陳下令嚴加禁戒一以安待哺者之心一以裁富室專利之權使穀價稍平三農倚命庶幾盜弭民安而公等平日節用愛人之實意亦可以少慰矣

此一吏之職

再與徐玄江論捕盜　捕盜

側聞賊勢猖獗諸公相繼發兵進討此誠世一時也緣彼賊素欺兵憲衙門不修戎備是以釀成今日之

患、失此不大肆誅夷建人其爲虜矣黙念恨數年今始得從執事裝憤言之間賊見住遼陽街此何異釜中魚也但賊勢窮促必至奔潰四出殺者潛遁山谷強者决于一戰若官兵悉聚向賊彼將奮死求生萬一約束未定脫有蹉跌人心披靡不可復用愚意軍民兵夫既集宜選精悍之卒邀其歸路仍擇險據勝多方設伏以防奔逸卻以多兵迎敵張大其聲勢而以勁兵出敵之後彼前愳兵盛必致後却而吾之勁兵突發乘其驚怖即可以一當十况歸路并各隘口

俱已設備。一鼓成擒必矣。所謂潛遁山谷者往往巧（而今之郡縣吏知未有能謝賊者非謀不能亦不爲也）扮遊方僧道及各色人等。尤須速行八縣令刊謄單條小票遍發各鄉鄉市鎮曉諭所在地方但有行走慌張。言語支吾。搜出異常物件者。即便綁縛送官。以憑審驗。且以此聲張于四境。賊自無可避之地矣。又今所發兵、如兩衛軍餘、與建甌崇安建陽民壯。絕不可輕用嘗賊。祇宜守禦城池及把截尋常關隘聊示軍威而已。即如浦城松溪政和壽寧四縣鄉兵。舊常動調殺賊有功。況熟知地利慣經戰陣若部勒有方。

犒賞不吝其破城無疑也獨患有司出納牽制文移軍資不給何以作勇黙謂當此用兵之際宜破裂常格毋惜厚賞卽有應動錢糧二而動支不必一一呈請如此庶免掣肘之患期成滅賊之功不然兵威雖盛士心不附非計之便也

策

武舉策　槃廣

問兵法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卽茲以觀王公設險守國其擇勝者重矣朔邊防

尤爲至險而至重者乎詩紀城朔方春秋書城牢蓋有以也三代而下漢創五郡以斷匈奴右臂唐築三城以扼默啜中吭宋置緣邊諸砦以禦遼夏之衝突宜若得乎設險捍勝之法矣我　國初設遼陽諸鎮又開大寧于古惠州以捍東藩設甘肅諸鎮又建哈密于古伊州以通西域設宣大延寧諸鎮又城東勝于古朔方以守北門視古之設險捍勝者同乎否與厥後改遷靡常封域猶故議者欲復其故險或又以爲不便不知孰是與

謀國者慎無慕虛名而昧遠務也何也名實之用殊而緩急之勢背也故有舉全國之力以圖必爭之地者若子謂之殖國殖國者强不忍尺寸之利以邀難成之會者君子謂之厲民厲民者危爲人上者厲民以自危豈其積慮然哉起于慕虛名者之說之誤之也是故國勢有常尊拓地不與焉國威有常伸服遠不與焉執事以本朝邊防爲問無亦申固疆宇之一道也武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此兩軍相見布壘陳列之事非守國者之說也雖然

愚固知執事聊以開發難之端耳請先陳 國家開創之形而後折衷往事可乎且邊防雖廣北藩爲重故西起甘肅以跨寧延連亘宣大東盡遼陽此則北邊聯絡之大都楊雄所謂界列區域絕外內者也然非如此而已也甘肅之西封哈密以統屬番而西域之扃鑰嚴矣大同之西表東勝以控河外而麟府之藩籬固矣遼陽西北開大寧都司以遏山戎而畿輔之屏翰斥矣于是內廣屯牧外聯亭鄣守以勁卒督以大帥然後建纛于 神京運臂于樞府六塞長清

單靡不動。此則本朝制戎強國之要領也。然自兀良哈以義從而割大寧，則盧龍以南皆屬之。漁陽山後諸州半爲虜有，而喜峰、潮河川以東皆阨塞也。自東勝以廣莫撤備，則受降三城輒爲榛莽，虜騎盡收于河套，而花馬鹽池之間皆偵諜也。此其所繇來者非無故矣。乃若哈密者，本以羈縻之地，與罕東五衛勢同車輔。成化以還，土番侵暴，所封忠順王與其金印往往見攝，城郭人民凋殘殆盡，則古之所謂斷匈奴右臂者安在，其可恃也。夫大寧、東勝棄之猶可言

也昔者吾封國也棄而弗䘏不可言也雖然今日之事顧無惡于此者而執事迺諱言之執事之言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獨不曰 天子有道則守在四夷乎在昔禹平水上舜肇十有二州幅員廣矣而苗民逆命乃近在湖湘之區宣王夙興夜寐周道粲然復興然六月之師伸威僅及于太原而已蓋嘗考謨于虞甞學詩于天保然後知虞周君臣之際其自治者又每每如彼魏徵曰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夫心腹四肢所謂急務也如其舍是弗

圖而惟懸力于身外曰吾苟以彊理故物申固其封守以靈承于先烈王爾矣此所謂慕虛名者也而何謀國之能且談險擇勝何代不然漢開河西五郡固今之甘肅也唐築三受降城猶吾之東勝也惟我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鞭撻四夷雄圖重戍所在棊布蓋自昔所稱要害鮮有不歸職方氏者 列聖纘圖益隆修攘百餘年來東勝失守矣而大同延綏固百二之府也大寧內徙矣而山海薊州固金城湯池也所謂壓耕事之慮者則曰關陝以河西爲門戶

河西以甘肅爲唇齒而哈密則甘肅之藩籬也以爲哈密不復即全陝之虞而不知脫脫之苗裔鮮存故難立遠胡之聲耗日離故難懷邉鎮之應援獨遠故難繼愚故曰愼無慕虛名而昧實務也然則兼廟算者衛安所施耶或曰瓜沙苦峪其携離未協也豪酋内附未有寧心也速擅得志以來未遭挫衂也愚則以爲賈胡性本貪婪利于互市其叩關要貢仰我鼻息者非一日矣使脩　祖宗之政而救其闕即嘉峪不必閉而西戎之悔禍有日也然綏圉之間套賊爲

患。往者東侵西犯。馳突不常。借寢息有於是乎在。今則以河套爲巢穴。而我師疲矣。萬一有如火篩者。猖狂其間。憂無大于此者耶。東鄙諸夷歲通貢獻。我則有供億之勞而道路險阨。邊鄙虛實。又其所習覩也。蓋嘗盜我徼塞。而委罪于他夷。已復索還俘虜以邀厚賞。此其桀黠故智類如此。況容邇畿甸。萬一有如董山者。背負恩德。肘腋之患。何可弗慮耶。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守國者之至術要道也。

記

呂梁洪新脩堤閘記　呂梁洪閘

今神州雄冀燕薊衣冠玉帛貢篚之琛則壤之賦四方轃進其道徐而北者舳艫相銜至旁午也然徐呂二洪石稜稜矗亘河腹森利錯迕以爲舟厄而呂梁延袤最廣蓋天下稱險焉雖上承汶泗泉湖委流而實倚濁河汴沁匯爲之助當其淫潦暴漲險不可馭功在篙師即有枯涸舟輒膠滯頃年山東諸流頗疑涓細黃河又復南徙二洪愈益受病至厪　廷遣大僚行水疏導節縮殆無留智水部主事東平徐君

有議之治呂梁也、爲嘉靖辛丑、遊遂事會、弊力以圖、始于洪南置石閘、語在學士張公記中、已復築堤上洪、障絶漫流、歸之內洪、并掇水中悍石、甃爲堤岸、東西絶成牽道、凡七百二十一丈有奇、常狹處別作水門、水至此稍益深、下洪亦改鑿、內洪障以木閘、并甃堤悉如上洪之制、堤長減十之七、徐人稱內外洪、猶吳越稱大小港也。洪以東岸爲內、外盛則內外皆舟、涸即專歸內港、非此則水漫力激。石始重貽舟病、木閘水門皆隨舟啓閉、以木方石。工力減鉅千、水門又

殊省凡如此者相地宜與物力以相屈也諸作于徐君涖事之明年數月而畢夫匠以名計爲千五百三十有六並役諸在官者不以勤民糜帑藏發謀秉慮調度停徵惟徐君能而畫可賦功獎成令緒則節使少司空萬安郭公持平力也又明年癸卯仲春予以赴
闕出洪下周覽近蹟驚顧駭嘆以爲少時遊歷所未有方舟利涉爰思作者之勞而徐君適以記見屬又曷忍辭嗚呼君子圖事執物將以濟時也今天制水旱地私川瀆運道阻艱妨國大計徐君乃能應

時裁變、爭尺寸之水、于石罅間、利濟萬艘、卒以力勝、（今自泇河開、而運艘竟不取道于吕梁）此其才智不已偉邪、漢唐漕東南之粟、以餉關中、所經三門砥柱之險、不啻吕梁也、是時筦幹諸臣、疏鑿排鑿、固已不遺餘力、厥後法日以弛、運益告艱、彼人家國、亦視以爲盛衰、毋可畏哉、繼自今有如甘雨時降、川瀆效靈、則洪流浩渺、舟楫自便、無所事智、卽不然、徐君之法、何可廢也、舍是弗圖、脫有緩急、非轉般則海運耳、斯豈盛世所宜聞、然則後之君子、寧無感于予言、而重修徐君之舊者乎、徐君職號維思、凌形

于邑旣以身爲國役而又以圖其後人其用志弘且遠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董姚申士餘恭閱

程文恭公集

疏

程文德

滅虜六事疏　滅虜

臣惟中國之於夷狄也，猶主之於奴也，猶首之於足也。足不可以凌首，奴不可以犯主，章然明矣。今北虜

敢率醜衆犯我中原前此猶未敢深入也自去年始迫山西太原罹其荼毒野草猶腥今年則復過太原矣縱橫蹂躪任其所之如蹈無人之境其藐視我中國可謂極矣昔我　成祖嘗奮揚天威三掃其穴豈知今日遽至此乎臣竊恨之且虜騎二十八萬衆據其凶狠之性一虜止殺一人即不下二十八萬人也況何止一人乎合其人馬五六十萬五六人馬破一家即不下十萬家也況何止一家乎此誠上下汲汲遑遑食不甘味臥不安寢之時也昔周禮邦有大故

則不舉、又以弔禮哀禍裁以恤禮哀寇亂、憫之至也、
乃今如何萬一此虜今年得志而歸、則來年猖獗當
又益甚、犬羊之性、愈縱愈驕、則我中國之禍日慘日
酷此固必然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職列兵屬、
櫝濫不任、況奉　明旨、輙敢條陳六事、上贊　廟謨、
倘可采擇、即賜施行
一曰聲虜罪以激人心、臣聞古昔帝王、將討叛而誅
逆、必誓師以聲罪、征苗之誓、于甘之誓是也、我　太
祖之北伐也、亦羽檄先馳、義正辭嚴、人心響應、檄有

助焉今達虜世爲邊患邊人恨入骨髓玆復大舉入寇荼毒傷殘此其罪惡滔天神人之所共怒天下之所共憤也惟我　皇上無迅掃誅滅之志則吾人固飲恨以死矣　皇上誠恭行天討　大誥四方列其罪狀數其稔惡必欲殄滅而廓清之則河北山陝諸路之官民將感激涕泣以爲今而後得反之也誰不荷戈嚮應贏糧景從而快其復仇之志哉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三軍之士將不戰而氣自倍矣　二曰隆殊禮以延名將臣聞何代不生

才何才不樂用顧招徠鼓舞之者何如衒燕臺築而豪傑至伯樂生而騏驥名誠未聞借才於異代求良於絕域也今之名將誠亦罕矣然安知無隱於邊塞遯於江湖沉於下僚擯於廢棄者半或拘之以資格繩之以苛刻而不能盡其才乎欲建非常之功必賴非常之才欲致非常之才必隆非常之禮　皇上誠渙大令號召於四方曰有能滅虜者吾列爵以侯之而先崇壇以授之重權以寵之殊賞以勞之孚之以心腹焉要之以明信焉如此而將才不得忠義不奮

臣不信也。將得而兵可強，兵強而虜可滅矣。三曰權兵食以濟時艱。臣聞古者寓兵於農，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民，有事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之衆，田野倉庾之積蓄，即征行士馬之芻粮，制甚善也。自兵農之制分，而兵食之匱久矣。今日凡隸於行伍者，皆不識戰陳之兵也。運於升車者，特僅支承平之食也。持此以禦敵，適足以飼虎牙爾。故臣竊恐調發皆無益也。夫天下之民，皆

皇上之兵也。天下之財，皆

皇上之粮也。患無爲感激號召之爾，誠傳檄畿輔山

陝河南諸路、示以急難之義、激以靖寇之忠、今守土之臣、各倡義兵、募精銳勇悍之夫、給倉廩府庫之食、家自爲戰、人自爲防、而皆統於大將事帝之日、秩勞而還、各復其故、則天下皆兵、郡縣皆食、而虜不足滅矣。四曰明賞罰以作士氣、臣聞礪世磨鈍、非賞罰不行、勸善懲惡、非賞罰不立、故曰賞罰者、人主馭世之大權也、將領得矣、兵食足矣、而賞罰不明、欲其成功、不可得也、遏歷往事、莫可追已、議者率以爲悍卒之驕横、功罪之未孚、此人心之所以不平、而英豪之

所以解體也。臣請速布　詔令。與民更始。自今有功必賞。賞不以疏賤而遺。有罪必罰。罰不以豪横而貸。較若畫一。信如四時。則願垂休光於竹帛者。競不出萬死以策勲。臨危機於戰陳者。其肯甘退縮以抵罪哉。是故賞罰明而士氣作。士氣作而虜可滅矣　五曰招脅從以攜賊黨。臣聞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强。今之達虜聚而不分。此其鋒誠未可與爭也。故當先設法攜散之。聞其黨多我中國人。方其去時。不屑於搶擄。則迫於逃亡。而非其樂也。今雖同入寇也。必猶

知告語焉請亟布令凡我中國人皆務從不得已也其勿殺有能歸降者即復其土田完其室廬給之婦女且先給帖以示其可信又令有能誘至一人者賞加首級一等則人雖不樂我中國之生而甘心沙漠之外者復廣募間諜之士不惜金帛之費使如陳平嘗聞於北人云虜之謀諜中國者而以得力謀役事若成者多有其能用間以招之智必有遠術之間楚焉則其黨必攜黨攜則與不衆然後可圖也且武用此輩以收虜則又事半而功倍矣　六曰乘危懼以防未然臣聞有備無患事豫則立政之理也物極則反勢窮則變治之幾也我　國家邊備廢弛

至今極矣今乃猶不及變豈知其所終乎傳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矣自今畜之猶或可及臣愚請自今日乘危懼之心圖善後之計九邊諸鎮悉加綜理以五年爲期竭天下之財以從事殫天下之力以有爲自選將練兵及繕墩葺堡凡百區畫得人若理家事無弊不革無利不興則邊城有金湯之固胡人絕窺何之心以一時之患易百世之安是亦多難殷憂之助也且使後人蒙福者咸仰 大聖作爲出於尋常萬萬豈不偉哉若曰賊至則備賊去則息因循苟

安、猶今視昔、竊恐此虜之患、年甚一年、噬臍之悔、後將何及、

禦邊四事疏

曩者臣憤北虜之逆、嘗三上疏、未獲施行、今年虜患益熾、臣彷莫知所出、然實豁然懷憂、仰屋竊嘆、而不能一日忘也、昨該本部具題、奉聖旨着各衙門如有禦邊事宜、各另悉心具奏、於是臣復感奮而思吐其未竟之說、臣聞抱憤者無舒容、膺懇者無緩辭、勢亟而情迫也、今日之勢、亦甚亟矣、四年以來、虜入山

再蠶食之勢日以廣屠掠之毒日以慘三尺之童咸知明年必更深入河南畿輔將有剝膚之患也則何以待之夫中國夷狄自古相爲盛衰至趙宋而極矣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宋則吾之鑒也今誠以爲鑒而懲之圖之早待之豫則小懲而大戒一統之盛可長保矣臣愚無他奇謀異計可上陳也亦惟欲銳志理財用人定議而已此四者人亦嘗言之矣而臣則欲奮發以從事也何也今日之事財用爲先得人爲要是故理財用人斷乎不可易也然不始之

以銳志機之以定議則雖曰理財財不可得而理也雖曰用人人不可得而用也臣請究言之臣所謂銳志者何也古帝王建事詢謀必曰朕志先定宋儒程顥亦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伏聞 皇上大內咨謀恒先邊事 聖諭屢歷惕若恫瘝我 皇上之志不可謂不銳矣顧今之邊患迥異尋常而中外人心望救於水火之中者甚切也自非 天威震動綸音渙發以明示天下之趨嚮以與天下立命則四方萬里之遙或猶未能悉 朝廷之德意也臣愚尤

顧　皇上赫然斯怒傷西落數千里州縣殘廢閭井丘墟若與此虜不共戴天也下哀痛之　詔明復讐之義特遣行人分下山西諸郡縣以吊遺黎之疾若以慰寃愁於冥漠以聲逆虜滔天之罪以激將士雪耻之忠尤復布告天下戮力一心翼戴王畿誓清邊徼將凡生者有所矜死者無所憾忠義之士感奮而興智謀之夫勝躍自効豐財殺者或如卜式之願助邊慷慨者或如李廣之願死戰以弭天下全盛之力禦此窮荒有限之虜雖窮追於狼望之北勒銘於

蕞然之巔豈易易爾又何至束手無謀駢跪就戮若此數年之大怯爲逆虜之所輕恥而笑侮哉是故臣願　皇上之奮發以銳志也銳志以建事則莫先於理財臣所謂理財者何也臣聞非常之患非循常之所能拔也傳曰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天下安危之所繫而不舉天下之財力以從事臣不知其可也譬之小民平居無事以財爲命節縮奇贏錙銖必惜一旦有急則雖傾貲亦不顧矣何也患難切身而財猶外物也豈以天下之謀而反輕於一夫之計

耶。今救目前之患、則兵糧爲急、爲久遠之計、則修邊爲要、此二者財用之需、何紀極也、聞邊軍日不聊生、皆厖然而病矣、馬皆玄黃而瘠矣、弓矢戈甲皆朽敝、且不堪提挈矣、而何以利用乎、人馬一枝、類稱三千、調遣征備、動曰幾枝、其實有馬者僅一千爾、遇征發則其二千皆徒行從後、走且僵踣矣、而何以禦敵乎、此胡可以不補給也、賊禦之門外猶易爲力、禦之堂奧實難爲功、今邊墻蕩然、虜騎突來、良平無所施其智。賁育無所施其勇矣。此胡可以不修築也。是故無

財用是無人馬也是無邊墻也雖有將帥將安爲乎無人馬無邊墻無將帥則中原實與虜共也虜獨奚爲而不至乎古之稱名將者貴其謀勇今之爲將帥人將以謀畧

制勝今之叙功者則稱曰首級斬獲若干先登者此

者則貴其敢死何也既無所恃則暴虎馮河而其勢

畏致賊亡道地若孫吳之不作久矣

不得不死也當此時而爲將帥不亦難乎故曰今日之事財用爲急臣愚請掄選心計忠實之臣數十輩授以方畧親詣各邊相度查理某邊如何而修該費若干某處該補軍若干補馬若干糧料若干器械之費若干合諸邊之費總計若干於是視費以爲斂量

出以爲入。計戶工二部太倉之所儲足充幾何。計天下之鹽課之榷稅足充幾何。計順天開納之儲及各布政司府錢糧之蓄足充幾何。其猶未足也。則臣請天下之富聚於京師。請令輸銀千兩以上者。或授以指揮。或表其門閭。其猶未足也。則請勸借天下之富民。或授官表宅。亦視京師焉。又不得已則視殷阜之地而量令其助役。亦不爲過。務足原擬之數。期以數年底績之後。而復其常。將見　部令朝下。人將響應。而又復諸邊屯田之舊以盡地利。復　國初鹽法之

制以來商人則財用無不足矣或曰今民困甚矣借民不以過乎臣則曰北虜之患天下之憂也輸其財孰與亡其身也況 君父之急人心所同是故臣於理財不欲小小補塞若汚糞土之牆隨壞而隨修寧（小小補塞財費而事終不集今之謀國者皆然）易以磐石之資一勞而永逸也夫財既足然後經濟有資而人可得而用矣臣所謂用人亦有說也夫天下未嘗無才也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激而後勸中人之性也一韓信也藉視之衆人不過爲亡卒漢高登之大將竟蹙項而誅秦信非前愚而後智前怯

而後勇也御之不同爾今誡令於天下曰凡能滅虜者予之十萬金封之列侯無愛焉則奇傑者出矣他日之奇傑即今日之未嘗物色者也而又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誰肯執刑而避賞也然臣尤有說焉夫今日之用人不可獨委之本兵猶理財不可獨委之戶部也譬之理家無事之日酬酢交際各循其常士農工商各執其業一遇寇侮則百務並廢大小一心咸以禦侮爲事必濟於艱而後已今理天下何獨不然臣謂宜令中外百司庶府咸乘時圖幾秉德明恤其

中素懷經濟忠誠勤恪者各許其長辟舉或會薦必得數百人隨才器使各效其能而又不限以類凡善謀猷長騎射者許其自獻聽用若越勾踐之返國也君臣上下聚精會神臥薪嘗膽復讐之外無他圖焉則意謂專一籌策畢舉虜不足滅矣夫財有所資矣人有所恃矣而臣尤欲定議何也臣聞難得而易失者幾也難成而易敗者功也事幾所會功業垂成之際天下人心方爾屬望而 廟堂之上一或撓焉則大事去矣凡以持議之不堅也若郭子儀之在唐爲

朝恩元振之譖屢起屢廢而唐難終不能平李綱岳飛之在宋大敵幾就擒矣然或罷以謝金人或速之班師而宋室卒蹈偏安之禍此忠臣義士所以至今扼腕憤嘆而不平者也然則人才非用之難也信之難也謀議非行之難也持之難也頃者若總制大臣方設而隨罷中外駭愕莫知其繇及虜既入始倉皇議復亦已晚矣且事必酌宜兵難遙度往見制撫諸臣論奏廷臣從中或懸斷要同此何異於訾對病之

甚旨論事乃審勢之言但說議未必皆中機宜

反令人掣肘不若付其權而後判其功罪得也

藥而欲更其方以為智也臣願自今 廟謨既定統

始不移。衆志所安。順從勿逆。利害呼吸之際。無妄生異議以惑人心。成敗未覩之時。無輙肆論劾以阻士氣。隆閫外之寄。寬文法之繩。有所請也。必若拯溺救焚以應之。雖小挫也。猶益兵給餉以援之。必使其伸縮進退。莫之掣肘。而後可以責其成功。三軍之寄。萬民之命。惟閫外是聽。而吾何所與於其間。吾惟期於靖寇安邊而已矣。使昔唐宋之持議者而出於是。則彼子儀李岳胡爲而不成功哉。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臣之所大願也。蓋銳志於始。定議於終。而

理財用人期有成績焉大幾于焉而決大業于焉而定生靈永無塗炭之憂而 宗社鞏於磐石之固何

前言以述宋[illegible]盛

其盛哉然此實今日之所易致也思昔宋之天下自

故此復敘其勢力之異

河以北大半非宋有也而又莽丹橫行元昊竊據女直繼與敵國四面兵力寡弱而韓范張劉諸臣猶能折衝保障乘勝挫賊逮至南渡自淮以北又復非宋有也區區東南兵力愈屈矣其臣猶鋭意恢復屢建奇功使其上下一心則宋門可以不南而南遷可以不覆也今我 國家一統全盛自古所無而又遇中

興之會我　皇上大有爲之君當此財力富强之際而臣工乃不能禦此一隅之虜不將爲宋臣所笑耶過此以往虜勢日盛屠掠日廣吾力日竭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

車戰事宜疏　車戰

竊惟今日之事莫大於邊防二年之間屢奉　聖諭憂思虜患惻若恫瘝聞者莫不感動昨復奉　旨行取都督曾經軍門以爲先事之備聞者又莫不嗟嘆私相告曰我　皇上深居九重而念切邊陲如此吾

屬今年可無憂矣然臣猶有慮焉邇者集議邊事凡兵食諸策皆已詳盡獨捍衛一事猶未之及臣恐兵食雖足士馬雖强而臨陣終不能當虜衝亦徒勞而無功也何也蓋虜將接戰必先馳騎奔衝衝動則進不動復退其勁悍慓疾之狀人見之而辟易腥膻獠羯之氣焉聞之而噴縮我軍之勢既已披靡虜然後

用車以當虜衝難戰

虎翼而進則我曾不得試一技而束手為戮矣則我

之時有守之意所以自固皆畢也

之不利常由於不能當虜之衝也然則捍衛非所當先講者乎今之捍衛惟恃干楯人馬躁踐干楯何在

乎臣於去年正月嘗上疏請用車爲探聯以鉤環其上置器械士馬皆擁車後則虜不敢衝衝亦無恐而銃砲搶弩且惟意可施左右夾攻亦相機可動萬一不利馳歸亦有營宅可依夜則旋繞於外守在是戰在是營亦在是一器而三利焉不易之制也雖蒙看議未竟施行遂使古今百試百驗之法當此邊防如焚如溺之時而不得一試以坐觀其敝及其敝也賊又東西委咎竟未如之何而已寧不令人抱憤發狂而欲爲邊人大慟也哉臣敢歷稽古今成法以明車

之必可用虜之必可禦誠不忍坐視車之受誣而終以虜爲難制也惟　皇上垂察焉臣嘗考之三代以前見於經傳者如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尹吉甫之伐玁狁也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方叔之征蠻荆也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亦玁狁之故也玁狁即今北虜也三代以後載諸史册者若漢衛青擊匈奴用武剛車爲營晉馬隆擊鮮卑山險爲偏廂車地廣爲鹿角車轉戰無前魏太武北征柔然車十五萬兩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敢南向唐馬燧爲河

東節度使爲戰車月以狻猊象列戰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宋宗澤嘗修戰車千二百乘以禦金人匈奴柔然金人皆北虜也禦虜曷嘗不用車乎昔武王問於太公曰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宋陳祥道曰古之用兵險野人爲主用車而主人也易野車爲主用人而主車也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糧有所齎眞宗時困於契丹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

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歛兵拊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恃此為所向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皆言禦敵之不可無車也而淑之言尤為痛快若為今日而發也車曷為而不可用乎此往古之可稽者也臣載考我　朝成化年間總督宜大軍務尚書余子俊奏議內一疏專請成造戰車大畧謂禁暴誅亂非車不可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

送至寧夏造車、用無不利、今大同宣府地方、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兩、每兩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横以爲營、營車空闕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駄、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自衛、若虜對壘相持日久、則隨處伏兵、或首遏、或尾擊、取便策應、進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近年總制尚書劉天和、亦請用車、車柞相間二式見存工部、見者翕翕然以爲可用、今宜大猶昔

也總制猶昔也而車之用獨不可如昔乎此又當今之可稽者也由是觀之古人凡戰皆用車也而於虜尤急今用車非必戰也而於守爲要平沙曠野漫無憑依絕壘孤屯懼心生矣虜復雄奔誰能禦之誠得車爲營衛則在在皆連城縱不能收必勝之功亦可以爲自全之計此事理之甚明者也在在自全聲援四集虜必可滅古今明效不可誣已不然雖將如孫吳士如賁育恐終不足以當狡虜奮勇之衝而徒爲暴虎馮河之悔無益也伏望 皇上俯垂宸度勑下

該部議定車式行令總制等官凡監戶把截及平地衙營處務要仰體　聖心先時預備或有緊急暫買民間小車修改一面晝夜制造則兵糧既裕於往日而捍衛尤出於萬全今年或可無長驅之患將來遂可收掃蕩之功何其快哉或謂車便廣野不便險隘臣則曰兵法易野險野易戰險戰皆用車也特其法少異爾或疑車畏焚臣則曰夫舟豈不畏溺也而未嘗廢舟也在吾有以防之爾或又疑虜之入常乘吾所不守車將安施臣則謂關之外或有所不守也關

之內吾所必守也不守而不能禦守而必禦其人也能得志乎或又疑車或不足捍臣聞前年山西警報虜將迫井陘官軍莫能制至洪善鎮鄉民倉皇盡砍棗枝布地虜騎遂不能進因而北遁然則凡物皆可捍也而況於車乎其必可禦而不足疑也又明矣臣故曰車之禦虜也猶對病之藥也而古今所載則皆經驗之方也棄而不用病可瘳乎

議歷処疏　　処堂

臣於本月二十日奉　欽命命官前詣金山相擇壁

妃何氏墳地，已該臣等會同具題復　命，但臣猶有愚見，昨會本中，難以悉言，今思終於不言，是自欺也，臣不敢也，臣伏見金山一帶，約長三里，中間新舊陵墓約計二十餘處，支隴高下，封塋殆遍，昨經審擇似更無餘，臣查得先年　英廟妃墳一所，共十七位憲廟妃墳一所。共十三位。當時地尚有餘，不嫌同祔去年宜妃包氏靜妃陳氏逝，欽奉　聖諭，昨二妃相近而逝可同一地為墓，我　憲宗諸妃，皆同處者，且省民力一分，是同藏之便　皇上已有成命矣，昨所

擇地一處，切在二妃墳左，臣見本墳壙域甚廣。左右可容。見今工作未完，并祔睦妃尤便，况體魄所藏，神靈依附，懸處孤寂，亦或未安，又况去秋虜警，上軫宸衷，若使兆域仍舊。守者增新。人衆力多，亦可防禦，蓋臣反覆思之如此，則於地爲宜，於靈爲妥，於守爲易，一舉而三便焉，故臣不敢不爲 皇上明言、

書

與翟聯峯總制書 論戰車

謂我軍不敢與虜對敵久矣，此非强弱之不侔，實以

前驅之無捍也。彼以替死之衛。而吾徒以血肉當之。誰不潰越而糜爛者。又何敵焉。則捍衛之具。所當先講者。莫如用車。去年上疏乘成。竟爲誤國者以小嫌妨大計。茲復上請。乃得議行。此實古今已試之成法。亦則公昔日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聞余肅敏公舊車尚存大同。但其制頗大。恐不便。劉松石公所制。則隻輪輕捷。以小鹿角柞相間而安。咸謂此可用於今日也。人情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愚意請公暫借民間小車列營。比度一營用車幾何。設牌於前。安器

械於上一試其法令將士觀之人未見其可以戰而先見其可以自衛將無不樂從矣更相宜生智隨事曲防益盡其制其爲利也當尤邁於往昔焉

再與翟鑾峯總制書 論戰車

某愚疏闇且頗式諸鎮不勝喜幸非諸言之幸也喜我軍之有捍也夫先有以自捍而後可以禦敵竊思軍字之體從蓋從車是無蓋無車則無以爲軍也古之制字良有深意古之車法不傳故軍法不傳也今之捍蓋惟以防牌防牌不可恃也某則謀倣古意而

欲以車爲立地防牌也邇聞將士或有疑者大率人情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某則欲公姑試之於教場也集民間車百餘上加木牌置器械令步騎隱其後如對壘狀以徒馬衝之如衆心無懼即可用之又聞議者謂虜見車或不衝即亦無用此亦過慮也使我軍皆列車則在在皆不可衝皆自全矣彼之深入能無懼乎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諸將士苟有必捍之心則車必不疑也即疑車之不可用當求其所以可用若徒有疑畏之心而卒無求用之計是亦終

於無捍而已矣。

與人議戰車書　　論戰車

辱教捍車事，謂軍士疲憊，恐不能用又未訓練，恐臨時誤事，弟意正謂軍士疲憊，故藉此遮蔽壯膽展立得住。立得住。斯可用器械矣。正欲先於教場結數百輛演習，試人心如何，不可慮始而可樂成，人情然也，豈可不預演習而徒折勝負於臨時也，昨已以此意再告聯峯公，不知決意先一試否，一試則人心必樂從矣。吾兄亦預有守禦之責，既然轉達，即請任其事，

演之教場如何我軍見虜如羊見虎虎逐來時羊得一藩籬亦可幸免今舍車而不用是又恐藩籬爲不足恃而欲棄之也且車出器械又如藩籬露鋒刃於外也虎之來也能無傷乎我軍必不能迎戰恒欲自守今若更有可守之具則車誠拙計也苟又無可恃而徒疑車不猶欲保羊而自撤其藩籬乎亦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曷不告軍士曰常年不用車必敗也今年用車亦未可必也與其不用車而必敗孰與試用車而或不敗乎則軍士亦將無辭以對而惟我所

用矣大抵國家欲爲萬世之利非修邊不可也欲爲一時之保非用車不可也今歲歲修邊墻墻未完而虜或至則用車以自保邊墻完斯爲守墩嬰壘之計而拒之於邊外此書生之迂議或亦禦邊之確論也